

问世间情是何物

八百多年前的太原汾河之畔，草萋萋，水涟涟，一名赶考的少年，听闻大雁悲壮殉情，抒发感怀，留下名篇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，开篇二句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”，情感炽烈，涤荡心灵，最是让人意难平。这首词是金元文学家元好问的代表作，脍炙人口，为历代词选者看重。词中表达的真挚情感、唯美意境、价值追求，耐人寻味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，引发人们对生死观、爱情观的思考。

古有元好问汾水问情，今有并州儿女纪念传扬。太原汾河景区雁丘园开园在即，今日起，本报副刊推出四期专版，以《雁丘词》何以经典》开篇。

——编者

《雁丘词》的成型

经典是作家力作与读者接受互动互补的结果。

元好问（字裕之，号遗山）十六岁时作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，到晚年又特地修改，可见对它的珍重。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，词序中有详细交代：

乙丑岁赴试并州，道逢捕雁者，云：“今旦获一雁，杀之矣。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，竟自投于地而死。”予因买得之，葬之汾水之上，累石为识，号曰“雁丘”。时同行者多为赋诗，予亦有《雁丘词》。旧所作无宫商，今改定之。

按“曩予娶年，先大夫携之四方，十八乃一归”（《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》），此行当自陵川县学来，“道逢”应在捕雁者自汾河边回太原城郊处。词人被这一凄楚壮烈的故事感动不已，遂挥金买得，进而追寻大雁殉情故地为建雁丘。同来参试的同学多赋诗凭吊，自己遂作《雁丘词》（“词”另本作“辞”，属诗体名）：

问世间、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；欢乐趣，离别苦，是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：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景，只影为谁去？

横汾路，寂寞当年箫鼓。荒烟依旧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，山鬼自吹风雨。天也妒，未信与、莺儿燕子俱黄土。千秋万古，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，来访雁丘处。

词人在词序叙事后直接抒情，有火山喷发之势。上片多用问句，从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”之爱情层面，“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”之感情层面，“欢乐趣，离别苦”之恩情层面及“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景，只影为谁去”的生死考量层面，对殉情大雁的心理世界予以体贴入微淋漓尽致的展示，无论是高度、广度还是深度、力度，都足以震撼人心。下片从雁丘的角度着笔，欲扬先抑。前五句用汉武帝《秋风辞》“泛楼船兮饮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。萧鼓鸣兮发棹歌”及《楚辞》中屈原为楚怀王招魂赋诗与《山鬼》诸典，暗示尽管有雁丘可使散魂有所归，但情侣不得善终仍会遗恨绵绵。末六句高扬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”的价值取向，认为为情而死必将流芳千古，雁丘所承载的文化理念，会使文人雅士来访凭吊慷慨高歌。与上片层层推进、深入曲折不同，下片大开大合，对比鲜明、纵横挥洒，高歌猛进，将雁丘这一载体的内在价值，即本词的主旨予以旗帜鲜明的表达。

这首词经过朝花夕拾精心打磨后，开启了它的读者接受经典化历程。双方互动互补，导致异文甚多，并定型于不同的版本系统中。

首句“问世间”，《遗山乐府》明高丽刊三卷本、元凌云翰一卷本、清阮元《宛委别藏》五卷本皆作“恨人间”，元初韦居安《梅磾诗话》、明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引文亦同。四卷本清康熙华希闵、道光张穆、光绪方戊昌诸本及明陈霆《渚山堂词话》引文作“问人间”，清初朱彝尊《词综》、清康熙《御选历代诗余》、晚清陈廷焯《词则》等选本及《御选历代诗余》附录《历代词话》、徐乾《词苑丛谈》等引文作“问世间”。“是中”“暮景”“为谁”“自啼”，《词综》《御选历代诗余》等作“就中”“暮雪”“向谁”“暗啼”。

细味这些异文的来龙去脉、蛛丝马迹，应源于词人45岁“所录《遗山乐府》成”（姚奠中主编、李正民增订《元好问全集》卷42《遗山自题乐府引》）及晚年再结集和后世传播中讹误及有意篡改两方面。按后句“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”，问的就是大雁。“君应有语”四句，亦指殉情的大雁回应词人的答话。“世间”包括雁，与词序及上片所言事情浑然一体。如作“人间”则横梗其中扞格不入，词人不会犯此低级错误，应属传抄者妄改。

至于“问”与“恨”，则各有千秋，是非难定。就艺术效果言，前者如火山喷发，将词人的满腔感慨喷涌而出，有大堤溃决汹涌澎湃之势，属豪放词做派；后者则将词序所言的满腔激情咽回肚里，然后像剥茧抽丝一样娓娓道来，属婉约词做派。就成因言，遗山早期词情调激越，类似长河巨浪，汹涌澎湃。且好问善问，如同作于早期且被誉为双璧的《摸鱼儿·双蕖怨》词，首二句作：“问莲根、有丝多少？莲心知为谁苦？”《江城子·观别》首句：“旗亭谁唱渭城诗？”中间句：“旧见青山青似染，缘底事，淡无姿？”末句：“为世间离别泪，何日是、滴休时？”《满江红·嵩山中作》开篇：“天上飞鸟，问谁遣、东生西没？”《最高楼·商於鲁县北山》下片“问华屋、高赀谁不恋？问美食、大官谁不羡？风浪里，竟安归？”这些激情喷涌的发问、连问，属青年才俊元好问的惯例。按此，“问世间”近似早年作。晚年历经国亡身辱的沧桑巨变，词人身老体衰，经不起深伤剧痛的冲击，唯愿“不如行路本无情”（《定风波》“白发相看老弟兄”），“情缘不到木肠儿，鬓成丝，更须辞”（《江城子·观别》），作词偶及痛处亦多点到为止，类似深湖潜流，有平淡而山高水深气象。就锐意进取、纵横开拓、好问善问、情调激越的体貌言，《雁丘词》应属少作。缪钺《元遗山年谱汇纂》“其中不乏后来改定之处，然大体固仍为当时原稿”。按此判定，“问世间”近于“原稿”原貌。至于后面的异文，同属早期之作《摸鱼儿》（笑青山、不解留客），有“萧萧暮景千山雪”句。“千山暮雪”与“万里层云”虽属工对，但在时空层面不及“千山暮景”久阔。《摸鱼儿·楼桑呼汉昭烈庙》首句“问楼桑，故居无处”亦属问句，“寂寞汉家箫鼓”亦用汉武帝渡汾水典。《遗山乐府》原稿及改动痕迹由此可见一斑。

雁丘词何以经典

狄宝心

作者为山西忻州原平市人，中国元好问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。曾任忻州师范学院教授、元好问研究所所长。著有《元好问年谱新编》《元好问诗编年校注》《元好问文编年校注》《百部经典·元好问集》等。

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引发后世的关注，远远超越了元好问的其他作品。金元文人李治的和词，为此词的经典化效应起到奠基作用：

雁双双、正飞汾水，回头生死殊路。天长地久相思债，何似眼前俱去。催劲羽，倘万一、幽冥却有重逢处。诗翁感遇，把江北江南，风燎月唳，并付一丘土。

仍为汝，小草幽兰丽句，声字字酸楚。拍江秋影今何在？宰木欲迷堤树。露魂苦，算犹胜，王嫱青冢真娘墓。凭谁说与，叹鸟道长空，龙艘古渡，马耳泪如雨。

《遗山乐府》高丽晋州刊三卷本附录李治和词，常常令人喜闻乐道，与元作相提并论。元初韦居安《梅磾诗话》引二作，末云：“详味二词，亦有优劣，识者必能辨之。”元代王沂《伊滨集·题李敬斋乐府后》进而说：“余尝观敬斋《赋雁丘》《双蕖怨》乐府数章于元遗山集中，经纬绵密，词旨清楚，似胜元作。”他觉得李治和作与黄庭坚、陈师道尽心竭力以和苏诗务期追压类似，推测这也许就是《遗山乐府》附录的成因。同是遗山友人且官至参知政事的杨果也有和作，《遗山乐府》未录，故王沂所言话中有话。由此看来，李、杨和作对遗山此词的传播起到不同的促进作用。

文学批评家的大力称许，也是此词之所以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。元代著名词学家张炎《词源》说：“遗山词深于用事，精于炼句，风流蕴藉处，不减周（邦彦）、秦（观），如《双蕖》《雁丘》等，妙在摹写情态，立意高远。”元代陶宗仪评：“近世所谓大曲，在金则吴彦高《春草碧》、蔡伯坚《石州慢》、元遗山《买陂塘》《词调《摸鱼儿》的异名》、邓干江《望海潮》，堪与苏子瞻《念奴娇》、辛幼安《摸鱼儿》相颉颃。”（清王奕清等《历代词话》引）韦居安、张炎都是宋末元初人，由此可知

经典化的过程

元初此词在大江南北广为传颂的情形。

至明代，除陈霆《渚山堂词话》等继续称引外，《雁丘词》的经典传播又有新进展。一是收入大型词选《花草粹编》。陈耀文此书是对《花间集》《草堂诗余》两部总集精粹的选择，这是对《雁丘词》文学成就的充分重视和宣扬；二是地方志将雁丘视为当地名胜。《永乐大典》引《太原志》：“三郊雁丘，在阳曲县。元遗山与李敬斋同行于阳曲道中，见捕雁者……购之，瘗于汾水边，名曰‘雁丘’。”《大明一统志》：“雁丘，在阳曲县。”是篇既出，其地遂名“雁丘”云。（见陈霆《渚山堂词话》）由文学到文化再到文物，使《雁丘词》的传播途径与经典效应的价值取向朝多方发展。

清代是《雁丘词》成为经典的重要阶段。先由清初最盛名的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之《词综》和康熙敕编的《御选历代诗余》等权威选本收录，遂被词学界视为理所当然的经典之作；后有批评家的深度开掘大力张扬，从而进一步引发共鸣：“遗山二阙，绵至之思，一往而深，读之令人低回欲绝。同时诸公和章，皆不能及。前云‘天也妒’，此云‘天已许’，真所谓‘天若有情天亦老’矣。”（许昂霄《词综偶评》）“大千世界一情场也。”“怨风为我从天来。”（陈廷焯《词则·别调集》）

上世纪末，金庸、琼瑶的小说改编电视剧盛行。《雁丘词》作为《神雕侠侣》《梅花三弄》主题歌歌词，响彻千家万户，情窦初开的年轻男女引颈高歌，风靡一时。于是元好问因词驰名，《雁丘词》遂为经典作家的代表作，在传播广层层面，大有超越古来其他经典作品之势。忻州遗山墓园、太原汾河景区等，都首选《雁丘词》置于显赫的景点，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把它打造成靓丽的景观。

广受青睐之因

既不能为苏、辛；骚雅清虚，复不能为姜（夔）、史（达祖）。于此道可称别调，非正声也。”陈氏所指的这种追求与成就，在元初名家中却大加激赏。徐世隆《遗山先生文集序》：“乐府则清雄顿挫，闲婉浏亮，体制最备。又能用俗为雅，变故作新，得前辈不传之妙，东坡、稼轩而下不论也。”郝经《祭遗山先生文》：“乐章之雄丽，情致之幽婉，足以追慕稼轩。”刘敏中《江湖长短句引》：“（词）逮宋而大盛，其最擅名者，东坡苏氏，辛稼轩次之，近世元遗山又次之。三家体裁各殊，然并传而不相悖。殆犹四时之气律不同，而其元化之所以斡旋，未始不同也。”他们皆对遗山词宗苏、辛，进一步兼融豪放婉约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，异彩纷呈引人入胜的《雁丘词》理应包含其中。

民众的青睐

从广大受众层面看，电视剧将《雁丘词》选为主题歌词，深入人心。今人大多认为它是一首震撼人心的爱情词。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”，既是对人世生死取向的深层灵魂叩问，也是对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”价值理念的奋力高扬。“只影为谁去”，也是对生不如死的考量。一切为对方，是爱情的最高境界，它比“宁同万死碎绮翼，不忍云间两分张”更高一层。这一生死抉择是深思熟虑、义无反顾的产物，从容赴死是本篇的词心，壮烈崇高即悲剧价值所在。当然，经典作品的内蕴丰富，见仁见智，理之常情。去年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专版，对此词主旨究竟是宣扬爱情取向还是寄寓亡国之感、身世之悲争鸣不已，见徐晋如《元好问〈雁丘词〉是写情之作吗》（2022年5月30日）、颜庆余《元好问〈雁丘辞〉确是写情之作》（2022年9月20日）、雷恩海《元好问〈迈陂塘·雁丘〉作词与词心之再探讨》（2022年10月31日）。至于我的感受，还是认同清末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针对李治和词片所说“托旨甚大，遗山原唱殆曾有”的见解。

豪放派的青睐

从后世词家的接受看，还是以“恨人间”诸本的婉约做派为主流的。最先的李治和词作于金亡后。他称元好问为“诗翁”，认为元词“把江北江南，风燎月唳，并付一丘土”，寓有亡国之悲；所言“仍为汝，小草幽兰丽句，声字字酸楚”诸语，亦偏向于用婉约派的眼光称述。韦居安、张炎亦属宋元之交倡导雅正价值观的词学家，对李治和词中的亡国之悲极易产生共鸣。无论是韦之“详味二词，亦有优劣，识者必能辨之”，还是张之“深于用事”“立意高远”，皆以寄托身世、寓意深为评价标尺。尤其是后者的《词源》，是宋代雅正词论的集大成者，代表了以婉约派为正宗主流取向，对后世接受此词影响甚大。

婉约派的青睐

与婉约派唱反调的也有之，最鲜明的当推朱小岑《词论绝句》：“儿女痴情迥不侔，风云气概属辛、刘。遗山合有出蓝誉，寂寞横汾赋《雁丘》。”（见况周颐《蕙风词话补编》）他认为遗山词属辛弃疾、刘过之豪放一派，《雁丘词》便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力作。陶宗仪将《雁丘词》与苏轼《念奴娇》（大江东去）、辛弃疾《摸鱼儿》（更能消、几番风雨）相提并论，也暗示了这三首词有承前启后的内在联系。

兼融豪放婉约派的青睐

陶宗仪所说的辛弃疾《摸鱼儿》并非豪放词，而是兼融豪放婉约的力作。其“更能消、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”，缠绵凄恻，属婉约情调。“君莫舞，君不见、玉环飞燕皆尘土”，高唱入云，系豪放词做派。《雁丘词》“天也妒，未信与、莺儿燕子俱黄土”与它如出一辙，可视为效法辛词兼融豪放婉约的典型词例。清末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对此提出批评：“遗山词刻意争奇求胜，亦有可观。然纵横超逸，

